

印华教育和文学杰出的先辈

——《彩凤散文集》序（上）



容子和彩凤夫妇是近百年来印尼报业和华文教育的杰出精英，两人大半生为印华报业和华文教育勤奋工作的历史沧桑，对印华文学的积极贡献，正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印尼建国超76年的艰难曲折和坎坷经历，充满了血泪辛酸，书写了时代情怀，因此，容子先生在撰写《百年记忆》的间隙，特尽心尽力编辑《彩凤散文集》，以纪念爱妻彩凤女士逝世二周年，容老邀请我协助编排并为之写序，我深感荣幸，谨此向容老夫妇致以崇高的敬礼和感谢。

彩凤女士祖籍福建泉州晋江人，1939年出生在东爪哇吧礼镇，历经磨难在泗水服务中学毕业，担任华校教师，喜爱写作投稿当时泗水著名的《大公商报》副刊，容子恰好是副刊编辑；彩凤由于母亲迫婚而写信求助于报

刊编辑，容子“充当了军师”而引来了一往的“情信”，据容子记忆，信件多达150封左右，比当年鲁迅先生与许广平的《两地书》还多，我在《百年记忆》一书内读到约十篇，要求容兄设法找出尽可能多的稿，结果答复是“可惜大部分遗失了。当然这些书信只是婚前生活部分轨迹的怀念或慰藉，没有其他特殊意义。”我们在这本散文集内，特别刊登了这一批新“两地书”，确实是有纪念意义的情书。

容子夫妇同笔者一样，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印华三宝（印尼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纸）的蓬勃发展和被压制查禁，1965年10月全部华文报纸被封闭、1966年4月6日，全部华校被没收，接着华社被查禁接管；

容子夫妇被迫在泗水小巷住家前开“杂货店”为生（笔者学校被封闭后，也在雅加达一个普通巴刹租摊卖杂货三年多），也经营行驶“Bemo”维持生活，但苦难挫折没有让容子夫妇畏缩。九十年代曙光开始普照，1998年1月1日，由容子兄主编的《千岛杂志》创刊号在香港出版，给我们带来了激动和惊喜；接着，发生了5月13日的反华暴乱，苏哈托政权被愤怒的群众火焰推翻倒台，1999年6月终于举行了民主改革后的大选，伟大的改革英雄瓦希德总统上台，《千岛杂志》出版了六期后，于2000年千禧年改名为《群岛杂志》出版，得到“印尼祖国文艺协会”、“印华作家协会”和棉兰“拓荒”杂志的祝贺和支持，时势一片大好，出版华文日报紧锣密鼓筹备，民主改革后第一份华文报《千岛日报》终于在2000年10月10日正式出版，容子担任副总编兼副刊主编，夫人彩凤也积极撰写杰出的散文或小品，写下大时代的风雨声和原上草，受到广泛的好评和赞赏。

1998年5月雅加反华暴乱，笔者历经磨难，被迫逃难新马重操“旧业”，每天向《联合早报》和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撰写印尼专题报导和时事评论为生，靠卖文

糊口；已故张明开社长和容子副总编主持《千岛日报》于2000年10月创刊出版时，我们得到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因此，当年11月初，笔者特从新加坡飞回雅加达，与老同事王维理两人一同飞往泗水，直接前往《千岛日报》报社拜访张社长、何总编和容子，向他们表达祝贺和交流合作；可惜三大领导都不在（告知到广州办事），由副总编陈怀璧（已故）和符福金（已故）接见，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当然，我们对容子、意如香等东区文友在印华文艺和文教领域的贡献还是十分敬佩和支持。

2010年，笔者决定编写《印华写作精英风雨人生》第一集时，派出来《国际日报》实习的中国留学生（本科或硕士学位）分散到泗水、万隆、雅加达、井里汶、棉兰访问各地著名作家，其中到泗水的是

广西民族大学印尼文本科的张海萍同学，她首先就拜访了容子和彩凤夫妇，以【笑看人生、乐观生活、培育后进】～我所认识的容子先生和彩凤女士】为题，写了洋洋几千字的介绍文章，海后来于2016年还为容子彩凤合集《脚印》第三集书写了一篇序文。

2017年，为了更靠近女儿一家和生活环境更优美，容子夫妇决定搬到巴厘岛定居，很幸运笔者刚好有暨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郑海英于2018年初前来在巴厘岛实习，我就再派郑学友访问容子夫妇，她花了一天时间前往拜访，写下另一篇精彩的文章：“印尼老报人容子与彩凤夫妇印象记”。海英的文章结束前有一段“对年轻人的寄语”，应该是两位老人家给予大家的训导和祝福，值得我们和年轻一辈的认真学习。

